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八

明 李清 撰

隋本紀下第十二

北史十二

煬皇帝

東恭帝先謚為世祖明皇帝從煬不從明者從實也
諱廣一名英小字阿度高祖第二子母獨孤后美姿儀
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

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拜柱國州總管時年
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
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歆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
王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
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繼而高祖幸
王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
不好聲妓王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
右進油衣王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

年轉運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王為行軍元帥

煬帝集載王檄曰我大隋之有天下也惟彼江表獨阻皇風夫物極則返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乃欲以區區之陳違上天冥數基不可存一也彼恃長江舟楫矜其夙習而我據上游鼓柁之能吳楚不異高艦巨舫東西萬里況彼之兵士不過十萬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守以時月則魚爛土崩接

以鋒刃則鳥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棊不可存
二也豐侯好酒實喪厥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偽主
覆車是襲日夜沉湎繕造宮室莫知窮己寶衣玉食
墳積后宮短禍粗糴不充編戶棊不可存三也偽主
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疎斥諫諍之士
皆被屠害遠邇結舌衣冠解體棊不可存四也以此
小邦攝于大國累其十二方此未危而長惡益甚縱
毒彌深帝乃憫然矜彼黎獻授鉞推轂弔民伐罪惟

廢偽主自餘士庶皆從士皆若膠柱不移率其蟻衆
敢抗王師軍有常刑禍不旋踵悔無及矣宜早圖之
廣白 愚按廣之此檄乃他年所以自檄故節存之

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
湯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
于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
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路車乘馬衮冕之服元珪白璧
各一雙拜并州總管俄江南高智慧等聚衆作亂徙王

為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祠泰山領武侯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為行軍元帥出靈武無鹵而旋及太子勇廢立王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王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夜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王監國四年七月高祖遇弒王即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

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為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丙申發丁男十數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朕聞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所合陰陽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或九州未一或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我有

隋之始便欲創茲懷維日復一日越暨于今朕庸庸寶
厯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
被山東遂令州縣或淪非所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
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民意在于此况復南服
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
議但成周墟塔弗堪胥宇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即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民豈謂瑤
臺瓊室方為宮殿土塔采椽而非帝王者乎今所營構

務從儉約無令雕牆峻宇復起于當今欲使卑宮菲食
將貽于後世有司明為條格稱朕意焉十二月乙丑以
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為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
景為右武衛大將軍以右武衛率周羅暉為右武侯大
將軍

大業元年

隋書五行志曰識者謂離合其字為大苦尋天下喪
亂率土遭酷

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改豫州為
濰州洛州為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為皇
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己亥以豫
章王暕為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
哲王治天下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遠至邇
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恭嗣寶位聿遵先緒永言政
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
疾苦每慮幽旻莫舉寃屈不申一物失所用傷和氣所

以興寤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布政為始宜存寬大可
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淹滯申達幽枉孝
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濟義
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板職並依別條賜以
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調贍之
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脩潔及學
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
發遣其蠹政害民不便于時者使還之日具錄奏聞已

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弼為刑部尚書二月己卯以尚書
左僕射楊素為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
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實
之

隋書食貨志曰每月役丁三百萬人命黃門侍郎王
弘上儀同于士澄採大木於江南諸州引至東都所
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千里不絕而東都役使
促迫而死者十四五每月載死丁東至城臯北至河

陽車相望於道

戊申詔曰聽採輿論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得失是知
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曩倫有章而牧宰苟為僥倖
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理實綱紀罔理冤屈莫申關
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存厯
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內闕爾
無聞惟然夕惕用勞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
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聽詣朝堂封奏

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又於阜澗營顯仁宮

隋書食貨志曰顯仁宮苑園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

採海內奇珍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隋書食貨志曰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杜寶大業雜記曰苑內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源數丈

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各相去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

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計鳳舳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仲方擊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戶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戰亡家給復十年丙午滕王綸衛王集並奪爵徙邊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為太子太傅

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丙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為先
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
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制錦操刀類
多牆面雅缺道消實由于此方今區宇平一文軌攸同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孝秀諸在家及見
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典悅禮學行優敏堪膺時務
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
經術未願仕進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

並量準給祿庶恂恂善誘不日成器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其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八月壬寅帝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篋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隋書食貨志曰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滕執青絲纜挽舟以幸江都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者加官爵乏者譴至死 資治通鑑曰龍舟四重高四

十五丈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
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
翔螭舟制度差小而粧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
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翔青鳧
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艚黃陵等數千艘後宮
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
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
九千餘人謂之船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

艨艟艚舳八檣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並
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照耀川陸騎兵朔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
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奇珍後
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內給
復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為禮部尚書

冒夢齡囑語曰是年也鴈門人房四安母年百歲首

生角長二寸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

杜寶大業雜記曰東京成徙都之其宮北據邙山南直伊闕之口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其宮室臺殿皆宇文愷所創愷巧思絕倫制造頗窮奢麗前代都邑莫比

賜監督者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為刑部尚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二月丙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

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
定輿服始脩輦輅及五時副車

大業雜記曰輦輅輿車並朱絲碧油網絡裝以金玉
填以雜寶珠璫紅翠及天下奇妙文物羽儀書記未
有

帝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皮服珮玉五品已上給犢
車通幟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
爬槊下至吏胥服色各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戎置

都尉官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
府丞雲定與盛脩儀伏于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
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毘之用者殆無遺類

隋書禮志曰是年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

資治通鑑曰烏程有高樹踰無附枝上有鶴巢民
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
地時人語曰天子造羽儀羣鳥自獻羽

至是成夏四月庚戌帝自伊闕陳法駕備十乘萬騎入

於東京辛亥帝御端門大赦天下免今年租賦癸丑以
冀州刺史楊文思為民部尚書五月甲寅金紫光祿大
夫兵部尚書李通坐事免乙卯詔曰旌表先哲式在饗
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朕永鑒前脩尚想名德何
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君子其自古以來賢人君子有能
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切有益于民者並宜營祠
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為條式稱朕
意焉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為司徒進封

豫章王暕為齊王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玄為工部
尚書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
顯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
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
素卒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九月乙丑立秦王俊子浩為秦王冬十月戊子以靈州
刺史段文振為兵部尚書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
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厯運推移年代永久

邱壘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
愴于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
以供守視

杜祐通典曰是冬置洛口回洛倉此外諸倉儲粟多
者千萬石少者數百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
并州庫布粟各數千萬魏晉以降未有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人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
之處即宜斬決丙子長星竟天出于東壁二旬而止是

月武陽郡士言河水清二月己丑彗星見于東井文昌
歷大陵五軍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三
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辨為左衛將軍
癸丑遣羽騎朱寬使于沅求國乙卯河澗王弘薨夏四
月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俗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
荒自蕃夸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復加存恤今欲安
集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
內給復三年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衡並依古式改上

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理所安
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尚想前風載懷欽佇朕引領巖谷
寘行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景茅寂寞投竿罕至
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
哲撫然與懷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
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無謂也祁大夫
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蔽賢尼父譏其竊位宜思
進善用匡寡博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實立身

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
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廟廊之
用實瑚璉之資才堪將畧則拔以禦侮力有驍壯則任
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若衆善畢舉與時無
棄以此求理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
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
升用其見任九品已上官不在舉送之列丙申車駕北
巡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弼為禮部尚書戊戌敕百

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至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墓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漢遣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自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午啓民可漢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酉啓民可漢請自入塞奉迎與駕帝不許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將星皆動搖六月辛巳獵于連谷丁亥詔曰聿追孝饗德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

益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
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定准朕
欽承景運冀隆大典于是詢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為
文皇帝受天明命恤獄緩刑輕徭薄賦芟夸宇宙混壹
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犇乘
風歷代所弗至辨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闕塞
頓桑闕庭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
流光理辨者禮緝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典章特立

謚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文皇帝宜別
建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
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
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知以多為貴王者之
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五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漢
來朝甲辰帝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
啓民可漢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在諸
侯王上甲寅帝于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

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殺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弼太常卿高頴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侯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帝謂高麗使者曰歸語而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啓民可漢歸

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九月己未
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飲極歡己巳至東都壬
申以齊王暕為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癸酉以戶部尚
書楊文思為納言是歲吐谷渾高昌并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
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隋書食貨志曰自是南丁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庚戌百寮大射于允武殿丁卯賜城內居民米各十石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為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為右武侯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為戶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處羅致漢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為工部尚書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資治通鑑曰行宮設大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為外圍內布鉄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發

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罽夏四月丙午以
離石之汾源臨泉鴈門之秀容為樓煩郡起汾陽宮

資治通鑑曰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園囿亭
殿雖久而愈厭每遊幸左右顧盼無可意者不知
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圖躬自厯覽詔于汾州之北
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癸丑以河內太守張定和為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曰
突厥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頻入謁見屢有陳

請以擅牆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元狐各一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而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大赦天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戊寅彗星出五車掃文

昌至房而滅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冬十月丙
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蘊茲素王而頽山之歎忽
踰千祀盛德之美不在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
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以聞辛亥詔曰昔周
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厯亦命殷周之後皆所
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
益欽若令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
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

司可求其胃緒列聞乙卯頒新式于天下是歲百濟倭
迦羅含國並遣使朝貢

五月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
子自東都還京師己丑制民間鐵義搭鈎襪办之類皆
禁絕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政迹二月戊戌次閱鄉詔
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為蔭
戊申車駕至京師丙辰宴耆舊四百人于武德殿頒賜
各有差己未帝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悅顧謂左右

曰此先帝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於此院西別營一
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
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帝嘉
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己亥大獵于隴西乙巳次狄道癸亥出臨津關
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帝大獵于延山長
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辰宴羣
臣于金山之上丙戌梁浩疊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大

夫黃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主率衆保覆袁州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吐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為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窮蹙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

資治通鑑載帝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禮而江

東諸主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

六月丁酉建左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瓊等追吐谷渾主皆遇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冥與後宮相失

資治通鑑曰妃主後宮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士卒凍死者大半丙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帝大悅癸丑置西
海鄯善河源且末等四郡

隋書食貨志曰時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
發西方諸郡運糧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掠死亡相

續

丙辰帝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
宴高昌玉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夸陪列者三
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己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

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三年秋七月丁卯置馬
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効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
長安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
義彰膠序鬻熊為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
永言稽古用求至理是以龐眉黃髮更求收叙務簡秩
優無虧藥餌庶等卧理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
于近郡處置年七十已上疾患沉滯不堪居職即給賜
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粟以終厥身十

金史卷之八十八
卷九十八
一月丙子車駕幸東都是歲赤吐高麗吐谷渾伊吾黨
項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
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
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暉遇而斬之于是都下大索與相
連坐者千餘家丁丑以諸番酋長畢集盛陳角觝大戲
于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

資治通鑑曰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

聲聞四十里自昏達旦燈火燭天地

終月而罷上數微服往觀之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
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
官乙卯詔曰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依股肱協同心德
用能救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賞開國承家誓
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凋喪四海未壹茅土妄假名實
相乖厯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
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

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其
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丙辰改封安德王雄為
觀王河間王子慶為郇王庚辰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
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為左驍
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
六月壬辰鴈門賊師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莫壁谷遺
鷹揚楊伯泉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
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壬子戶部尚書銀青光祿大

夫長孫熾卒十二月己未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牛弘
卒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
平之

資治通鑑曰是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
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

是歲室韋赤土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真定侯郭
行卒二月己未帝升釣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

有差己亥帝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涿郡

資治通鑑曰勅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舟前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舟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以教義高麗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版受太守八十者授縣令三月丁亥右光祿

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卒夏四月庚午幸涿州之臨
朔宮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為民部尚書秋大
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冬十月乙
卯底柱山崩偃水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吐萬
緒為左屯衛大將軍十二月己酉突厥處羅多利可汗
來朝帝大悅接以殊禮時遼東戰士及饋運者填咽于
道晝夜不絕苦役者為羣盜

資治通鑑曰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舟官吏督

役日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股以下皆生蛆于是盜羣起

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決斬之是歲百濟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壬午詔曰粵我有隋誕膺靈命提封所漸細柳蟠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弗和會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宗聚勅碣之間薦食

遼穢之境雖復漢魏誅夸巢窟暫擾亂雜多阻種落還
集萃川數于前代播實繁以迄今曉彼華壤翦為夸類
厯年永久惡稔既盈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
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極勞烽候在昔
薄伐已漏天網曾不懷恩翻其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處
劉海戍習鞞鞋之服侵軼遼西又青邱之表咸脩職貢
碧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冠攘琛賈遏絕往來軺軒奉
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

人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歛煩重賄貨如
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
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境內哀惶不勝其弊省俗觀
風爰暨幽朔吊民間罪無俟再駕今宜授律啓行分麾
屆路掩淳海而雷震及扶餘以電掃左第一軍可饒方
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
道第五軍可南蘇道第六軍可建安道第七軍可遼東
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

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
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
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
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
可東颺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
此衆軍先奉廟畧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
之勇百戰百勝之雄朕躬馭元戎為其節度涉遼而東
循海之右其外輕齎游關隨機應響卷甲銜枚出其不

意又滄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廣斷沮
江逕造平壤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
之旅不謀同辭仗順臨逆人百其勇若高元泥首棘門
自歸司寇即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民願朝奉化
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夸夏營壘所次務
在整肅芻蕘有禁勿犯若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
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
千八百號二百萬餽運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

引師乃進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
以右侯衛大將軍衛玄為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
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出力爪
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
播殖之務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悅使之徒宜從其
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伙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
問若有糧食之少皆賑給之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
耕種可于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居者有斂積之豐行

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夫觀王雄雋
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侯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巳帝
御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為賊所拒不果濟
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貴郎將錢士雄
孟金義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
之遼東

冊府元龜載丙申詔曰朕嗣膺天命晷緯不占之鄉
梯航所絕之域罔弗來庭而遼左島夸獨懷逆命朕

爰整六師親麾三令歷代通醜一鼓大定憬彼遐夸
萬里肅清今凱旋言及宜順茲含養與物惟新可大
赦天下 愚按煬帝功未立而氣已盈其敗宜哉故
錄之

乙未大頻見二大鳥高丈餘瞞身朱足游泳自若帝異
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卒時諸將
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
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午

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
並陷師奔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帝至東
都已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時當撥亂屠販可以
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于
周行建功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分未一四海交
爭未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理民
乃由勲敘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學數之道不習政
事之方無取是非暗於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

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于此自今已後諸授勲官者
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于調瑟求諸
名製不傷于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冬
十月戊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
容公主嫁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宇文述
于仲文等除名為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
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
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為驍勇集于涿郡壬午賊帥杜彥永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右驍衛將軍李渾為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為羣盜壬午復宇文述

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丙子濟北人孟海公起兵
為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興戊寅幸遼東以
越王侗工部尚書樊子蓋鎮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
聚徒為賊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
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城
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
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隋書食貨志曰是年詔課閭中富民計其資產出驢

住伊吾河源且未運糧多者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
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于遼西柳城運屯往來艱苦
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掠奴賊揚玄感遂
乘虛為亂

丙辰玄感逼東都河東贊理裴弘策拒之反為所敗戊
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庚午帝班師高麗犯後軍
勅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討玄感秋七月己

卯令所在發民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
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
感於閩卿斬之餘黨悉平

資治通鑑曰玄感之敗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
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于舊

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
江左甲辰制驍果家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
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

陳瑱等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葛國
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
彭孝才並舉兵為盜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高聚衆四
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大怒免太
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
至萬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帝謂侍臣曰朕昔從先
朝周旋于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修經三紀追惟曩昔
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

月行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
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
試所基王化斯遠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廛緬
懷敬止思所以宣播慶澤覃被下人式光令緒可改博
陵為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
時故吏皆量才授職壬辰納言蘇威為開府儀同三司
朱熒管崇推劉元進為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
之連年不能尅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

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各數萬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侯衛將軍郭榮為右侯衛大將軍十一月己酉右侯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為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辰車裂楊玄感弟朝散大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突厥曷娑那

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
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狗義莫匪勤誠委命草
芥暴骨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問罪將屆遼濱
廟筭勝畧具有進止而楊諒愾凶高頰悞狠不遵成規
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
收葬設祭于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思加泉壤庶弭窮魂
之寃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詔曰黃帝五十二
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令行天下最爾高麗僻居荒裔抄

竊我邊乘侵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風馳
霆逝追奔逐北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鎖泥首送
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
惡靡悛宴安鳩毒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
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九都觀兵遼水順天誅于海外拯
窮黎于倒懸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
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
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丁酉

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聚衆十萬推李弘為天子自稱唐
王

後代隋者果唐李氏亦一奇也

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
帝斬叛軍者以鼙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
數萬保縣薄山為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
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八人壬寅
賊帥宋世謨陷琅邪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

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解斯政帝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右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帝至東都已丑還京師十一月丙申支解解斯政于金光門外乙巳有事于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為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尅是月賊

師王德仁永衆數萬保林慮山為盜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丞王世充擊破之悉鹵其衆是歲曹國遣使貢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羣寮戊戌虎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于齊郡鹵男女數千口乙卯大變蠻夸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等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

守國著在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近代戰爭居民散
逸田疇無伍郭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攘未息今宜
令民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
所厝其姦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為事條務令
得所丙子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魏刁兒自
稱厯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三月丁酉殺
右騎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郟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
李敏並族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己酉幸太

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為盜
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
乙卯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
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
圍成官軍頻戰不利帝大懼欲率精騎潰圍出民部尚
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甲申詔天
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
去丁未曲赦太原鴈門死罪以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

都

隋書食貨志曰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廩猶大充伋吏皆畏法莫肯賑救初皆剝樹皮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搏藁為末食之後乃人相食

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眾萬餘為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眾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李子通擁眾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

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
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
敬盤阬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尅譙郡人朱梁擁衆數十
萬寇荆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為所陷是
歲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
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漢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
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
貢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栢起兵于靈邱衆至數萬轉攻傍縣

資治通鑑曰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于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倣東都西苑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會稽因亂不果成

二月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御幄至明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蒼山

資治通鑑曰帝于上巳與羣臣飲于西苑命杜寶創

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木
為之間以妓航酒舸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笙瑟能成
音曲

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

資治通鑑曰是月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
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恒
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魏刁兒所部將甄賊兒復號厯山飛衆十萬轉寇

金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為所敗長文死之五月丙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殞於吳郡為石壬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唐貞觀政要載太宗謂侍臣曰人君言不可易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敕云捉取照夜所司遽命數千人採拾進五百車于宮側小事尚爾况大乎

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樊子蓋卒甲子幸江

都宮

隋書五行志曰帝幸江都作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
真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遭
春之應及至江都復夢二監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
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築居丹陽功未就遇弒

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
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守
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為盜高涼通守洗
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

餘乃退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壞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梅人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柱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于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反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卒十二月癸未鄱陽人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

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為開府儀
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
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李淵

愚按李延壽以唐臣撰北史故不敢註唐公名氏此
君臣之辭也

破甄翟兒於西河鹵男女千口是歲真臘遣使貢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
郡丙辰勃海人竇建德設壇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

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
人到仙成聚萬餘人為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
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
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為所敗戊子賊率王子英破上
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
北連突厥自稱定陽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
洛倉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擊之
反為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

倉賑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陷壬寅劉武周
破武賁郎將王智辯於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
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賊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
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
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率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
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回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
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夫虎賁郎將裴仁基淮陽太守
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

子江都甲子唐公李淵起兵于太原丙寅突厥數千寇
太原淵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丙辰武威人
李軌舉兵反攻陷河曲諸郡自稱梁王建元安樂八月
辛巳唐公李淵破虎牙將宋老生于霍邑斬之九月己
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
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衛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慧星見
于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陽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京
邑丙申故梁後羅令蕭銑據縣起兵鄱陽人董景珍以

郡迎銑于羅縣號梁王攻陷傍郡戊戌虎賁郎將高毘
敗濟北郡賊甄寶車于壘山十一月丙辰唐公李淵入
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
帝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
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帝
甚惡之

資治通鑑曰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
盛供張寶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

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厯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十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亦擾擾不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厯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

十四年二月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虎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字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復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

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弒
帝帝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簣為櫬瘞
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于成象殿葬吳
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唐高祖謚曰煬
皇帝

隋書五行志曰帝喜習吳音卒死江都 冊府元龜
曰屯衛將軍張鎮州督運江上為帝發喪哭甚慟哀
感行路 新唐書載武德二年詔隋帝及其宗室柩

在江都者為營寔置陵廟以故宮人守之

及平江南後改葬雷塘帝初以己藩王于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思鈞虛名陰為奪宗計時高祖雅重文獻后而性忌妾媵太子勇內多嬖幸由此失愛帝后庭有子皆不育示無私寵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厚入常私入宮掖密謀于文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中蒸淫無度山

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
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侈靡

資治通鑑曰帝即大位先詔內史舍人封德彞營顯
仁宮南接澗北跨路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
石悉輸洛陽又求海內佳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
囿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為方丈為蓬萊瀛
洲諸山亭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

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

兵擊之盛興屯田于玉門柳城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
武馬馬尺直十餘萬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性多詭譎
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輒數道頓置四海珍羞
殊味水陸必備求市者無遠不置郡縣官民競為獻食
奸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斂民不聊生于時軍國多
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奏請罕決又猜忌臣
下無所專任朝廷不合意者必構其罪族滅之高頰賀
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

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戮其餘事君盡禮蹇蹇匪躬無罪夸戮者不可勝紀

隋書五行志曰帝嘗謂近臣曰我性不欲諫若位望通顯諫我求名本所不耐若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要地

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民饑相食邑落為墟帝弗之恤也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取數年

之賦所至惟與後宮流連沉湎惟日不足

資治通鑑曰海北有龍鱗渠縹紵注海乃緣渠作十
大院開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凋
落則剪綵為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為
荷芰菱芡十六院爭以肴羞精麗相高求恩市寵帝
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院作清夜遊曲奏之馬
上

招迎媼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以

為娛樂盜賊蜂起近臣互相掩蔽不以實對或言賊多
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
戰士盡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被屠戮蒸庶積怨天
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猶未寤也

資治通鑑曰帝喜讀書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
百人恒令脩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三十載脩撰未嘗
暫輟自經術文章兵農地里醫卜釋道至蒲卜鷹犬
皆為新書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

金史卷之八十一
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
其複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脩文殿
又曰帝于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
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之帝幸書
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收幔而上戶扉
扇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 隋書文苑傳曰煬
帝初習藝文為庾信體及即位一變其舊與越公書
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並存雅體歸于典制故當時

綴文之士得依而取正 五行志曰帝自負才學嘗
謂侍臣曰天下謂朕承籍餘緒若與士大夫高選亦
當為天子 天文志曰帝遣官人四十就太史局詔
表充教以星厯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 經籍志曰
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三品上品紅琉
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擇東都觀文殿東西
廂構室居之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起二臺殿後東
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 大業拾遺曰

帝平日愛惜書史積如邱山一字不許外出及唐平東都將取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載還長安或夢帝大叱云何將我書取去後風覆舟一卷無遺又夢帝喜云我得書矣

東恭皇帝侗

愚按隋有兩恭帝一侗一侑侗都于東都東魏之洛陽也侑都于關中西魏之長安也故倣兩魏例以東西別之

字仁謹元德太子之子母劉良娣大業三年立為越王
帝每巡幸王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
蓋拒之

隋書食貨志曰伺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糧盡布帛
山積乃以絹為汲纜燃布以炊

事平朝于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
年帝幸江都復令王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
文都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

臺事字文化及弒逆文都等議立王奉表勸進

皇泰元年五月戊辰皇帝即位於東都大赦改元上大
行皇帝廟謚追尊皇考元德太子曰孝成皇帝廟號世
宗尊皇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右
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左翊
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為內史令魯國公左驍
衛大將軍盧楚為內史令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
公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

侍郎乙酉李密遣使請降拜密太尉尚書令魏國公討
東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秋七月詔曰我大隋有天下
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世祖
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
往因厯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
方展禮肆覲豈意釁起非常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
崩殞字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
賜以婚媾置之公輔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埃之答化

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
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克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
掠商賈事重刑籤狀盈獄簡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
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
聞而乃梟獍為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
兄弟一時殘酷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
無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
顛墜元克巨滑須早奪珍翼戴朕躬嗣守寶位出黼扆

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寃誓衆忍淚臨兵指日
邁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逼比于拘囚
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于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
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克威志士誠臣內懷
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臬夸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
書令魏公李密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
王之逆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兼斯順舉若
火焚毛如湯沃雪况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

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鄉邑比來表書駭驛人信相
尋若王師一臨舊章雙睹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
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
以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耻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
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佑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
朕心梟戮元凶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
機並受魏公節度冬十月丙戌鄭國公王世充殺元文
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皇甫無逸走長安以世充為

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尊皇太后為聖感皇太后甲寅王世充敗李密密奔虎牢尋降唐癸未以王世充為太尉守尚書令

二年春二月夏王竇建德討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遣使以表至詔封為夏王三月辛巳進鄭國公王世充為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乙巳帝禪位于鄭鄭封為潞國公五月癸巳鄭王王世充弒帝崩帝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王世充擁兵殺元盧等不得已命開門納之

世充入見于乾陽殿帝曰公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臣道乎今肆其強力敢及我耶世充拜伏流涕陳辭哀苦乃命上殿引見劉太后自是專擅朝政帝無所闕預及世充敗李密勢益張帝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世充聞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雖毫釐不得出也世充欲加九錫使段達等入請于帝帝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

達曰太尉欲之帝不得已熟視達曰任公及將篡位又命達同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曰天命不于常鄭王公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帝斂膝據鞍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輒發必天命有改何煩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臺鼎重望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太后泣世充遂幽帝于舍涼殿及遜位後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帝事泄儒童

等見害帝亦遇弒詳見王世懌傳世充謚曰恭皇帝

明楊慎集載帝楊叛兒歌云青春正陽日結伴戲京

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

花日昏歡宴羅相將歸狹斜予憐其以亡國遇弒特

錄之

西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母韋妃性聰敏有氣度

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數載徙為代王及煬帝親征遼

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

鎮京師唐公李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秦王纂業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皇帝即位于大興殿詔曰王道
喪亂天步不康屬之于朕逢此百罹襁褓之歲風遭憫
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疚于懷太尉唐公
李淵糾合義兵翼戴皇室爰奉明詔弼予幼冲一人在
遠三讓不遂僂俛南面屠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或違
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
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

在赦限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李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丙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遠巡追蹤穆滿時逢多難委當尊極若涉大川罔知所濟民之情偽曾未之聞賴股肱戮力上宰賢良匡佐沖人輔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責成斯屬己巳以唐王李淵子隴西公建成為唐國世子敦煌公世民為

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為齊公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
掖康老和舉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僭稱天子寇扶風
秦公李世民為元帥擊破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
建元通聖丁酉擒驍衛大將軍屈突通于閩鄉乙巳賊
帥張善安攻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履劍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
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為李密所敗河
內通守孟善誼虎賁郎將王辨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

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于李密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弒太上皇於江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使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右翼衛大將軍字文協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為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為所害戊辰詔唐王李淵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官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唐

相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李淵冕
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
車置旄頭雲罕車儻八佾設鐘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
爵命之號一依舊典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太行太上皇
遇盜江都憫予小子哀號永感仰惟荼毒仇復靡申相
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
千里糾率夸夏保乂朕躬功格蒼旻厯數斯在屈為人
臣載違天命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

賢路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子而代天之所
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謀四凶幸值惟新之恩
預充三恪雪冤恥于皇祖守禮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
泉無恨今遵故事遜于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若釋
重負感泰兼懷乃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聞是日帝
遜位於唐唐氏廢帝為鄴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
年十五謚曰恭皇帝

新唐書曰太宗貞觀十七年六月葬隋恭帝噫何其

緩也高祖不得辭其罪矣鄭樵通志於本紀大書帝崩編年又細書唐人害之不知何據無乃因薄生疑也夫 資治通鑑曰鄴公薨以其族子行基嗣 唐書宰相世系圖曰行基四傳至幼言皆為鄴國公

冊府元龜曰玄宗開元二年敕二王後周介公隋鄴公四時饗廟牲及祭服祭品並官給而於鄴公尤厚每年給絹三百疋米一百石天寶七年又詔求魏孝文帝嫡系一人續封韓國公以備三恪五代史曰梁

太祖開平二年封唐族人李崧為萊國公與鄴公為
二王後以介公脩三恪則韓公除矣冊府元龜曰唐
莊宗同光二年詔前代二王三恪皆繼襲則韓公又
復矣五代史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封唐明宗子許王
從益為郟國公與鄴公為二王後以介公備三恪則
韓國除而復除矣冊府元龜曰漢隱帝即位詔求唐
晉兩朝子孫為二王後則隋之二王後與三恪盡除
矣二王三恪猶存古道然介鄴名耳惟韓公實魏嫡

派今備錄於此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
昆弟之中獨著聲績于是矯情飾貌肆厥奸回故得獻
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
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
譯赤仄之泉流溢宇都內紅腐之粟充積于塞下負其
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
摹恃才矜己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

塞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荒淫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
維刑參五虐誅劬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
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
方三駕遠左旌旗萬里征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
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
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向
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奸宄乘釁強
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征而莫返加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萑
苻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羣
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折骸食
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慄慄黔黎俱充
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
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蟚蛄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
魚爛貫盈惡稔普天莫匪仇讐左右皆為敵國終然不
悟同彼望夸遂以萬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億兆靡感

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奪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於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

唐朱敬則論曰隋之亡也小人方興羣盜孔熾天子乃幸維揚泛軸轡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廡前何不告我彼煬帝者聰明多知廣學博聞乃棄峭函奧區違河雒重阻蛟龍失雲漁父為害鯨鯢

去水螻蟻成災豈不色醉其心天奪之鑒乎

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

恭帝侗立於正議奪於凶渠賢而不終與魏孝靜同悲焉

恭帝侗年在幼冲遭家多難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
遂往流殞不歸既而謳歌有屬笙鐘變響雖欲不遵堯
舜之迹庸可得乎

隋書曰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推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吳不朝既爭長黃池亦飲馬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膺于俊傑寄折衝于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猾夏之鹵掃黃旗之寇五岳作鎮四海為池厚澤被于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矜厯數在已忽王業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

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脩於是鑿通渠
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墜
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烏
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入狄之師屢踐
三韓之域自以輜輳軒唐奄吞周漢遂乃外疎猛士
內忌忠良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
受顯誅竭誠克服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
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

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羣盜多出廝役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于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萑苻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羅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于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較下

覺起舟中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
宗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北大業之盛度土地廣狹
料戶口衆寡算甲兵多少校倉廩虛實九鼎之譬鴻
毛未踰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
隧未擬于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于陳國高祖掃
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
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
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

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
讟誠在于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
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
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佔危
弗圖危解雁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
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
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所由興而煬帝所以滅也隋
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併吞六國高祖統

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羣盜
而身殞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

予嘗論曰隋之分而為二也一為長安隋恭以代王
立者侑一為東都隋恭以越王立者侗兩主皆謚恭
又皆煬孫正偽烏可無辨夫煬存而侑立是孫可廢
祖則唐公淵挾侑以僭也若煬弒而侗立是祖應傳
孫則元文都翼侗以繼也故予明煬受以定正偽謂
侑偽侗正然則唐安所承曰煬虐而唐代耳止承煬

不立侑則堂堂正正之師也顧既立之後奪之無乃蛇足乎若侑之繼煬則正矣當大元文都之立而正

王世充之篡愚作是論後見宋人所作唐書宰相

世充圖於侑僅註鄒國公於侑則註隋恭皇帝不以

唐書為正偽也已讀隋書天文志為唐太尉長

孫無思等所撰者有云王世充於東都殺恭帝篡號

鄭唐臣已先帝之矣孰謂予言謬者

南北史合注卷九十八